



1092796

王婆貪賄說風情

那哥不忿開茶肆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常喫官同教我即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箇月淨辦常教我受苦這箇便是水滸金書

第二十四回

情說來入  
情裏入事  
無處好人  
題法

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箇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没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

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箇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箇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諱名叫做三寸下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箇大戶人家有箇使女小名喚做潘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爲那箇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嫁他



不作為人  
娶醜婦  
位而夜

緊接出婆  
娘的水色  
來箇指其  
醉不煩多  
語

戶以此記恨於心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箇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裏躊躇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雜不會風流這婆娘倒諸般好為頭的愛偷漢子有詩為証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感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却說那潘金蓮過門之後武大是箇懦弱依本分的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谷縣紫石街賃水滸全傳 卷之二十四回 二

○補○此○二字○點○出行○業○出○語○不○旺

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箇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忝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徑望紫石街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蘆簾起處一箇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

何有說作  
便初涉

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  
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  
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又手向前道叔叔  
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堆金山倒玉柱納頭便  
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  
受禮那婦人道奴家也聽得說道有箇打虎的好漢迎到  
縣前來奴家也正待要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  
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武松看  
那婦人時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藏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三

着風情月意纖腰袅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  
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芙蓉窈窕玉生香

當下那婦人叫武大請武松上樓主客席裏坐地三箇人  
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  
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  
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  
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  
他又生的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爲人一  
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  
地晦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喫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說

便慢看用  
他氣力也

不知這長  
大漢字却  
不會看這  
般咄咄伏  
這個母大  
娘  
此母大娘  
須無旋風  
封刀截之  
方妙

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不想這段因緣，却在這裏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士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不強似這夥腌臢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厮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武松道：「虛度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任，不想却搬在這裏。」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任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評姓昝，性看不得這般三荅不回頭。」四荅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末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

如此出人  
史事大化

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却教我撇了下來武  
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  
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  
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  
隨即盪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王位武松對席武大打  
橫三箇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  
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你這  
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盪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  
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  
餚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五

佛道

誰知那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武大又是箇善  
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  
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惹麼理會  
當日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  
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

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

口兒也喫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

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隣舍街坊道箇不是武大

道大嫂說的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

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

是清熱  
好話若非  
他意便  
是幹機世  
間難同見  
弟的婦人  
叔當以此  
解法



不見青雅  
得不見怪  
近市得

波雪上寫  
出情味好  
想頭

不安縣裏撥一箇土兵來使換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  
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箇  
土兵來使用這廝上鍋上竈地不乾淨奴眼裏地看不得  
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語休絮絮自從武松  
搬將家裏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做茶菓請隣舍喫  
茶衆隣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  
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與嫂嫂做  
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  
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  
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  
水滸金書 第二十四回 七

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  
武松倒過意不去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  
箇硬心直漢却不見怪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  
月有餘看看是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  
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怎見得好雪正是

眼波飄瞥任風吹

柳絮沙泥若有私

八回茶与坐手

粉黛輕狂迷世界

巫山雲雨未爲奇

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却似銀鋪世界玉碾乾坤次  
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  
人趕出去做買賣及開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



畫出菩薩  
子的情思  
字樣法

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鬧他，一撩闕不，言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箇冷冷清清，清立在

簾兒下，等着見武松。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

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入得門來，便把瓊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

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絳絲襖，入房裏搭了那婦人。便

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道：便是。裏一箇相識請喫早飯，却纔又有一箇作杯，我不奈煩，一

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水滸金書 第二十四回 八

油靴，換了一雙鞞子，穿了煖鞋，撥箇杌子，自近火邊坐地。

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闔了，却搬些案酒菜品菜。

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

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

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裏等的他來？等

他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湴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

等武二去盪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盪箇

杌子，近火邊坐了，火頭邊草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

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

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

箇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  
 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却拿注子  
 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髯，  
 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箇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  
 東街上養着一箇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  
 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  
 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  
 人道：他曉的甚麼曉的。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  
 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闕  
 動春心。那裏按捺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  
 水滸金傳 第二十四回 九

房裏拿起火筋，簇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  
 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膀上，只一捏，說道：叔  
 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也不應  
 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筋，口裏道：叔叔你  
 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  
 分焦燥，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  
 了火筋，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  
 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陰在  
 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

武二真是個  
天不怕地不怕  
又自負

喚起兄弟  
叫自家骨  
肉忽然而  
做外人寫  
看甚麼

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  
喻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没人倫的猪狗嫂  
嫂休要這般不識廉耻為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  
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  
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收拾了杯盤盞碟口裏說道我  
自作樂要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家  
火自向厨下去了有詩為証

淫媒操也本  
酒伴媒人色膽張

席間便欲求雲雨

會淫不顧壞綱常  
及被何頭正  
激得雷霆怒一場

却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反被搶白一場武松自在房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十

裏氣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  
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厨下見老  
婆雙眼哭的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開來那婦人道都是  
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  
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  
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没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  
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喫隣  
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  
曾喫點心我和你喫些箇武松只不則聲尋思了半晌再  
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勝靴着了上蓋帶上襪笠兒一頭

將一箇  
漢箇呆  
子倒注  
婦人  
十分  
孟神手

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  
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厨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  
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  
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  
我猜他已定叫箇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裏宿歇武大道  
他搬了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施癩癩他來調戲  
我到不喫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却做不的這樣  
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  
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箇土兵  
拿着條匾擔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趕出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十一

施恩

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  
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問備  
細由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却也  
好人只道一箇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  
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  
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  
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  
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  
話却被這婆娘于河灘鬪分付教不要去兇攬他因此武  
大不敢去尋武松然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

好天鉢千  
古相傳

之前

不潔者  
婦人淫未  
有不潔者  
然反情則  
淫申情便  
淫不來看  
此一段是  
文字餘情  
亦是婦人  
真信  
有美弄

目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箇升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箇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箇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箇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曾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

水滸金書

第二十四回

十二

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下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箇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魚肉果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廝以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些艷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鑽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

歸來只說道沒尋處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箇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箇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撥箇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睨武松武松只顧喫酒酒至五巡武松討付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箇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別人來欺負

水滸全傳

第二十四回

十三

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喫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早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觀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話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癢了面皮指

身不可與爲物  
之不可分

情字除面  
傾說出  
卷理來過  
情

着武大，便罵道：「這箇醜膿，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箇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可也當當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脰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糊塗的。鬻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箇蠅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大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大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  
（妙）  
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去了，有詩爲証。」  
（四谷与老本）

本許全書

第二十四回

十四

良言逆聽，卽爲雙

笑眼登時有淚流

祇是兩行淫禍水

不因悲苦不因羞

且說那婦人做出許多好偽，張致那武大、武松弟兄兩箇，喫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

武大却還  
有恁意比  
世上怕老  
婆的不同

洗池烟髓  
臉騰混沌  
混沌濁物  
此等則法  
都是沒話  
見的妙妙

如前薄與  
武松此處  
由武大情  
爭勿近忽  
道無限烟

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二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

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

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壯土兵縣衙裏撥

兩箇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箇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

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

縣取路望東京去了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

了去整整的喫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

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箇每日只做一半炊餅

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

門却來家裏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十五

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

喪門關了也須喫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烏

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們笑道說我家禁鬼我

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叫濁物你

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出他

他說的話是金子言語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

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關了幾

場向後鬧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

先自去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

道恁地時却好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暖



夜口是個

又領、岳、後、入

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籬

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籬子邊走過自古道沒

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

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要發

作回過臉來看時是箇生的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

那怒氣直鑽過爪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

情知不是叉手深深地道箇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

人休怪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

不妨事娘子請尊便却被這間壁的王婆見了那婆子正

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元誰教大官人打這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十六

屋簷邊過打得正好那人笑道是小人不是衝撞娘子

休怪那婦人荅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

箇肥啞道小人不敵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臨動

身也回了七八遍頭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這婦

人自收了籬子叉竿歸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詩曰

籬子不牢時太會鑽

收籬對面好相看

玉婆莫莫能勾引

須信名等是釣竿

再說來人姓甚名誰那裏居住原來只是陽穀縣一箇破

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箇生藥鋪從小也是一箇奸詐的

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

潘金蓮

學小着

也是二

來亦承

着鬧婆

着鬧婆

着鬧婆

秦亦承着  
高太尉高  
公子并此  
傳中以前  
好許的人  
來且更對  
看日前也  
入一切好  
詳的人說  
覽者須着  
眼牙律着

柳月也

此一既如  
箇中紅粉

韻妙絕元

放。不。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他。些。箇。那。人。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

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

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楚。入。王。婆。茶。坊。裏。來。便。去。裏。邊。水。

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

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箇。雌。兒。是。誰。的。老。

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

怎。地。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

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

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

的。正。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可。是。銀。擔。子。李。二。

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一。雙。西。門。

慶。道。倒。敢。是。花。肱。膊。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

他。的。時。也。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

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

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

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

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

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馱。疔。漢。走。美。

水滸全傳

第二十四回

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筭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箇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箇時辰。又楚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喫箇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慢地喫了。蓋托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水許全傳

第二十四回

十八

討一箇在屋裏。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喫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箇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箇便來。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

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箇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戌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

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

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

攆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

望王婆道大官人喫箇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乾娘

放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喫坐筵一晚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

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當晚無事次日清早

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兩頭來往楚王婆見了道這箇例子攆得緊你看我着些

甜糖抹在這厮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厮會討縣裏人

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賍缺原來這箇開茶坊的

王婆也是不依本分的端的這婆子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

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抵對畧施妙計使阿羅漢抱任

比丘尼稍用機關教李大王樓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

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能動念教唆得織女害相思調弄得嫦娥奪配偶

且說這王婆却纔開得門正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

此入然交  
便宜處不  
明其人念  
不可知矣

幾番世出  
愈出愈精  
是回語  
來

傾欲後又  
似元詞

圖說兩頭  
來在今又  
加筆

張見西門慶從早晨在門前撻了幾遭一逕迤入茶房裏  
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王婆只做不  
看見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  
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  
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將來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  
娘相陪我喫箇茶王婆冷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  
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王婆道他家賣拖  
蒸河漏子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  
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  
和你說正經話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  
水滸全傳 第二十四回 二十

五十箇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  
上回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喫了  
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  
牢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  
冷眼瞅見西門慶又在門前楚過東去又看一看走轉西  
來又睃一睃走了七八遍迤迤入茶坊裏來王婆道大官  
人稀行好幾時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  
兩來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  
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攸着婆子暗暗地喜歡道來  
了這副子當敢且把銀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



事便獲着。西門慶道：「真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克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頗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邵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不多不少必回何也一下第五我最有開工夫不然如何來的奇文，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刮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釐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

水滸全傳

第二十四回

二十一

諷知淫是若輕之甚

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箇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情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箇月，却來商量。」西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你要撒科，你作成我則箇。」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箇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箇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紬，一疋白絹，再用寸

分教王妾  
驛隨宣不

知悉此特  
起錢法評

此一箇光  
說次清連

絲及極也  
此播如皆

絕世奇文  
看目共知

家類共規

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喫却與  
這雌兒說道有箇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

昏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箇好日去請箇裁縫來做他若

見我這般說不係我時此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

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

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

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若不肯來我這裏

做時却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

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

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二十三

來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盼了來咳嗽爲號

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

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痴

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

分了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

官人虧殺他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

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應答說話

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箇娘子與我作成

出手做虧殺你兩箇施主一箇出錢的一箇出力的不是

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箇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箇主人



三五  
鋪排只消  
不成

水滸全傳

第十四回

二十四

替老身與娘子洗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披  
身便走時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事  
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  
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  
我也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  
事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在卓子  
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  
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卓喫。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  
是他只口裏說要去。却不動身。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  
八分。了。待他喫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

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棧上關  
你和他兩箇在裏面。他若焦躁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  
由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  
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着幾句甜淨的話。  
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  
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卓上拂落一雙筯去。你只  
做去地下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  
自來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他不做聲時。  
此是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事做得成。這條計策  
如何。西門慶聽罷。大喜道。雖然上不得交烟閣端的好計。

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但得一片  
橋皮喫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  
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  
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綉絹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  
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綉絹  
舖裏買了綾綉絹疋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裏叫箇伴當取  
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逕送入茶坊裏王婆接了這物  
分付伴當回去詩曰

豈是風流勝可爭

迷魂陣裏出奇兵

安排十面揮光計

祇取一身入陷坑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二十五

這王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  
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喫茶那婦人道便  
是這幾日身軀不快懶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曆日  
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箇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  
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頭  
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箇財主見老身這般

搭袋  
無二字不  
可却

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綉絹疋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  
裏一年有餘不能勾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  
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又被那裁縫勸捐只推生活忙  
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

可通下

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  
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肯手做時老身  
便死來也得好處去久聞得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來  
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得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  
做了將曆頭去叫人揀箇黃道好日奴便與你動手王婆  
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  
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箇黃道好日老身只  
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  
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  
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箇那婦人道乾娘不必

水滸金書

第二十四回

二十六

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  
箇又怕家裏没人看門前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  
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復  
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  
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  
候且說武大喫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做道路那婦  
人把簾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那婆子歡喜無  
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地點道茶撒上些出白松子胡  
桃肉遞與這婦人喫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將出那綾綉絹  
段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

得習  
不習也

不辭全書

第二十四回

三十七

只裏不住聲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箇不曾見這般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喫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門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裏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閒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口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呵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衣裳你便自歸來喫些點心不備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

當晚無話有詩為証

兩母字籠  
可奈婆婆設計深

大郎濕地不知因

帶錢買酒酌好詐

那把婆娘白送人

且說王婆子設計已定賺辦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趲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喫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與王婆道呵呀那裏有這箇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

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  
 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  
 聽了連声道大郎点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  
 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  
 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  
 由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  
 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喫了酒食再縫了一歇  
 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繁第三日早飯後王  
 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頭來叫道娘子老身大膽  
 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厮見了來到王  
 水滸金書 第二十四回 二十八

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箇  
 喫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  
 一日裹子頂新頭巾穿了一套整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  
 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來到得茶坊門首便咳嗽道  
 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燕科便應道瓦誰叫老娘  
 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却  
 原來是施主天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  
 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看着那婦人道這箇便是那  
 施主與老身這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箇  
 喏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却指着這婦人

浮現如  
觀其意

好圖畫

澄現如開  
其聲

好話

百口贊武  
天聲聲者  
娘子

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既配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便是隔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爭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那婦人赤着臉，便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那裏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九

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

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

郎一箇，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些買賣，大大小小，不

曾惡了一箇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箇難得。這等人

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這箇大郎，但是有事，百依

百隨。那婦人應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

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

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

着簾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

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箇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

婆子道這箇大官人是這本縣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開着箇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啣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箇喫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西門慶心裏臊科。已知有五分丁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

小評金書

第二十四回

三十

請一者緣法。二者來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待。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箇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備辦些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却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便去那婦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這婆娘也。把眼偷瞧。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

婦猶爲會  
言說不動  
身却如此  
作它

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些兒成的肥鵝熟肉細巧菓  
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卓  
子上看着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喫一杯兒酒那  
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  
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撓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  
饌都擺在卓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  
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謝道多感官人厚意王  
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喫兩盞兒有詩爲証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姦最可憐  
不認都頭昔日語 太息合已倒羅邊  
白交子書

水滸金書

第二十四回

三十一

又詩回

須知酒色本相連 不必都頭多囑付

飲食能成男女緣 聞籬日待太來眠

却說那婦人接酒在手那西門慶拿起筋來道乾娘替我  
勸娘子請些箇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喫一  
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  
娘子青春多少那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  
道小人癡長五歲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便插口  
道好箇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線諸子百家皆通西  
門慶道却是那裏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道不是



評語  
歷甚巧

通中張語  
句句是癩  
句句是毒  
句句是殺  
武大的口

明一段文  
情一段理  
若一段理  
似見無  
中自有此  
更感動親  
切行文變  
化妙字容  
真

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裏村有許多那裏討一箇趕得上。  
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  
不曾招得一箇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西門  
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怎地家無至屋倒豈如  
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  
恁地時死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  
妻是微末出身却倒自伶自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  
幸他死了已得三年家裏的事都七頭八倒爲何小人只  
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毆殺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  
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三十二

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此娘子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  
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西門  
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  
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  
今取在家裏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刪正了他多時王婆道  
若有這般中的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  
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道箇不字王婆道我  
自說要急切那裏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  
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西門慶和這婆子  
一遙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喫酒却又沒了官人

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喫如何西門慶道我手  
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喫時只顧取來  
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賤這粉頭時  
一鍾酒落肚悶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  
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  
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喫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  
一坐注子裏有酒沒便再甯兩盞兒和大官人喫老身直  
去縣前那家有好酒買一甯來有好飲兒擔閣那婦人口  
裏說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出到房門前便把索  
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裏便斟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二十三

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卓上一拂把那雙筯拂落地  
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連忙  
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腳兒正趨在筯  
邊西門慶且不捨筯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捏一把那  
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哩你真箇要勾搭我  
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婦人便把西門  
慶樓將起來當時兩箇就玉簪房裏脫衣解帶共枕同歡  
正似

此一  
笑收  
拾以  
前語  
多矣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  
甘同心帶結將朱唇緊貼把粉面斜偎羅襪高挑肩膊

上露一灣新月金釵倒溜枕頭邊唯一朵烏雲誓海盟  
山博弄得千般嬌旖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  
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  
櫻桃口呀呀氣喘星眼朦朧細汗流香玉頰酥胸蕩  
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借眞實偷期滋味  
美

當下二人雲雨纏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上婆推開房門

西門慶行營

入來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喫了一  
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  
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

不濟全書

二十一回

那婦人扯住裙見道乾娘饒恕則箇西門慶道乾娘低聲

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婦人便

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你從今日爲

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

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

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

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

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喫幾杯酒已是

西門慶行營

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縣將歸來奴自回

去便楚過後門歸家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攔腰進門且說

此是武大自來  
只生恁妻妾  
西門慶前  
題詞耳

王婆亦做  
人爲己  
王婆亦做  
王婆亦做

王婆亦做  
王婆亦做  
王婆亦做

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  
我到家裏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  
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怕村出了討  
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爲始  
每日楚過王婆家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  
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  
坊隣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有詩爲証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牆內

悔殺今朝戀野花

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二十五

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  
止有一箇老爹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  
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特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其  
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遠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  
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  
哥道聒噪阿叔叫我來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  
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  
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  
定正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顧撞人去不妨那鄆哥得了  
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捉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

西門大官

走來運送人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仁小兒上續  
續第九卷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  
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  
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箇  
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  
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  
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  
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  
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舍烏糊孫我屋裏那得甚麼  
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乾娘不要獨喫自呵也把些泔水與

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妙法

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糊孫  
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  
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  
哥發作那婆子喫了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  
道舍烏糊孫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糊  
孫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  
道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糊孫高則聲大耳刮子打  
出你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  
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  
梨四分五裂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處變不過一頭罵

妙

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裏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提了籃兒。逕遊去尋這箇人。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做翻狐兔窟。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畢竟這朝哥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險道神脫了衣冠小鄧哥身出患害

評 風情中智囊斷以王婆為第一。然淫穢之事可為

世俗垂戒者。幸有武都頭之利刃在。

德詳

後注婦便像個淫婦說烈性便像個烈性說呆子便像個呆子說馬泊六便像個馬泊六說小猴子便像個小猴子是天地間絕奇文字

